

海外續紛錄

續集



卷六

第二十九回

變漿清風浪翻醋海

一天明月光照愛河

第三十回

別具心腸竟成好事

有何面目再見舊人

第三十一回

一窗螢火萬里歸魂

三粒金丹十年綺夢

第三十二回

牛路別開以博設館

銀幕乍展借廟營巢

第二十九回

雙槳清風浪翻醋海

一天明月光照愛河

且說亞卿見安迪生夫人忽的來吻自己，便也顧不得什麼，擁了安迪生夫人不放。安迪生夫人却閃避過去，望了亞卿一眼道：「我們不要胡鬧了，走罷！」亞卿不知所答，只怔怔的望着安迪生夫。出神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瞧園裏的花木，已呈了枯萎的現象，好似報告我們秋天已是深了！」亞卿聽她說到花木上去，也只得附和着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但是今年的秋天，在我看來，和春天差不多，有欣欣向

榮之概；古人說的境由心造，真是不錯！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瞧河中的白鵝，多麼可愛！游泳自如，不受拘束。」亞卿道：「這是天然的樂趣！人生在世，不但要行動不受拘束，就是情感的發動，也要不受拘束纔好。」

安迪生夫人一眼瞧見小河旁邊，繫着一只小船，便道：「月明之夜，駕着一葉扁舟，容與中流，多麼有趣！」亞卿道：「也要有個素心人伴着，纔是完美；否則便毫無生氣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你多麼愛我啊！我和你說些不相干的話，你都要涉到我倆的身上，可見得你的思想，多爲愛情所縈繞了！」亞卿道：「我自己也不覺得；大約言爲心聲，我心裏想着，便不覺宣之于口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抬頭望了望天色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亞卿看了看手表道：「將近六點鐘了，今天陰霾，所以此時還沒有陽光；你若是覺着疲乏，我們席地坐會兒可好？」

安迪生夫人方欲答言，一陣風起，不由的打了個寒噤，便道：「也是回去的時候了！」亞卿道：「你要回去也好，我伴你回去罷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這是使不得的，此時路上已有了行人，見了我們清晨開步，便有許多議論，我們還是各走各的罷。」亞卿黯然道：「你說的話，原很不錯，我却恨爲什麼我們不能像那河中的白鵝，游泳自如，不受拘束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不要着急，我將來一輩子伴着你就是了！」亞卿歎口氣道：「將來將來，我們的將來，不知究在何年何月何日

咧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方才好好的，什麼又抱起悲觀來了？快不要多想，我已許了你，你也可心滿意足的了！現在我們暫且別過，今晚你再來瞧我罷！」說着，又四面望了望，見沒有行人，又把亞卿吻了吻。亞卿這次却不容安迪生夫人閃避，甜甜蜜蜜的吻了個暢快。末了，安迪生夫人掙脫身軀，一溜煙走了，却不時的回頭望着亞卿嬌笑。

亞卿這纔緩緩的踱回去，兩隻眼睛却釘着安迪生夫人後影。二人原是同途，亞卿待安迪生夫人抵了門首，纔抽了一口氣。安迪生夫人原也見着，又恐惹了亞卿的獸氣，裝做沒有理會，頭也不回的走進去了。

亞卿回到家裏睡下，直至下午四時纔醒來，覺得精神甚是爽健；自己忘了自己昨天還害着病。梳洗完畢，安迪生夫人電話來了，請亞卿去吃晚餐。亞卿自然唯唯答應。

當下亞卿胡亂吃了些點心，買了一束鮮花，直奔安迪生人家裏。安迪生夫人已修飾得十分整齊，候在會客室裏，一見亞卿，笑容滿面的迎上來，和亞卿接吻。亞卿也說不出話，着意溫存一番，方纔並挨着沙發坐下。談了一會天，侍女來請就餐。席間二人談談笑笑，十分有興。又恐侍女側聽了去，便用英文來問答。

吃完晚餐，二人走入會客室，忽然電話來了。安迪生夫人告了罪，出去接應。打畢回來，望着亞卿道：「佛西多先生不是你也曾遇見過的嗎？此刻來電話，說有要事來和我商量，我甚不願見他；可是

他是我丈夫的好友，不好拒絕他不見利白旬！（德話愛人）請你明天再來可好？他見了你，很不方便的。」亞卿受了一肚皮委曲，點點頭就拿了大衣出去。安迪生夫人叫住道：「亞卿你不要誤會，我和你說的都是真的。」亞卿冷然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我又不曾說你說的都是假的，辯白些甚麼來？我們明天見罷。」說着，奪門而出，頭也不回的去。

當晚十二點鐘的時候，亞卿寓裏的電話鈴一陣子響個不住；亞卿躺在床上，正翻來覆去睡不着，便披了衣去接聽筒，辨了聲音，知是安迪生夫人。只聽得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你不要不快活，我們明天見了面，我細細告訴你聽罷！」亞卿冷冷的道：「我原沒有什麼不快活，誰沒有朋友的呀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不要挖苦我，佛西多那裏配稱得我的朋友！你方才一言不發而去，我曉得你又發着獸了，我心裏着實記惱你。要曉得你的病體，還沒有復原，不要爲了害疑，白白糟蹋自己；所以我睡了重新起來，打電話給你。」亞卿道：「多謝你的記憶，我們明天談罷！」說着，就搖斷了電話，回到床上去睡。

第二天午後，亞卿不知不覺的披上大衣，想去瞧安迪生夫人。忽然轉念道：「昨天她下了逐客令，萬一今天再觸了個霉頭，那我也太無志氣了。」想着，便踱回去，脫了大衣，坐倒沙發上，無精打采的過了會兒。又想到：「究竟昨晚她會打電話來，她或有難言之隱，到不可一味固執冤枉她，現在我先打個電話去試試，也可探得些她的口氣。」這樣想着，似乎胸中豁然開朗。握起聽筒，却又躊躇起來，

不敢報下號數去。握了半晌，歎了口氣，又復放下道：「和她說些什麼？萬一她還是冷冷的，我又何苦去討沒趣呢！」這樣忐忑着，覺得神經錯雜起來，便披上大衣，街上閒步一回。

亞卿回轉寓所，已是五點鐘了，剛巧脫去大衣。電話鈴響了起來，亞卿握筒在手，只聽得那面嬌滴滴的聲音道：「你是亞卿嗎？方才那裏去的？」亞卿道：「你方纔打過電話嗎？我剛從街上閒回來。」那面又道：「你什麼還不來？我已預備好了你歡喜吃的東西，你猜可是什麼？」亞卿笑道：「我歡喜吃的東西多咧，那裏便猜得着。」那面也笑道：「你猜一猜何妨？老實對你說罷，這東西還是我親手調製的。」亞卿道：「那我曉得了，你口上的蜜脂吧。」那面格格的笑了，會道：「是不是，你既猜不着，你就過來，便可分曉。」

亞卿說了句，辯雷書（德語立刻）把聽筒擱起，披衣戴帽，出了大門，迫不及待的跳上一輛街車，何消片刻，早已到了。

亞卿進門，只見安迪生夫人笑盈盈的站在門內候着。亞卿笑道：「你那裏曉得我到的呢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打了電話，就立在洋臺上望你，一輛輛電車汽車馬車過去，却没有你的影子，心裏多麼焦急呵！」亞卿道：「我放了電話，就趕得來的，路上也沒有什麼耽擱，不道你却嫌我來遲了！」

安迪生夫人張開了兩眼，深深的注視亞卿一下道：「亞卿！我愛你呢！」說着，偎近亞卿。亞卿緊緊的抱住，吻之不已，此際此情，可謂不會真個也消魂了！半晌，安迪生夫人纔噙的笑出來道：「你現在可猜到了沒有？究竟我預備些什麼好東西來？」亞卿道：「方才在

唇上吃下來的，還不是嗎？我在汽車裏一心注在你身上，恨不得立刻見你，那裏還顧到吃的東西！」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你剛纔在電話上提起了，我便站在洋臺上塗些胭脂，好給你享受；你瞧，我平常可會塗些胭脂來！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你所歡喜吃的東西，一件件的說給我聽，」亞卿想了想道：「我方才不是說我所歡喜吃的東西很多着嗎？最歡喜吃的，當然是油煎蛋餅和蜜糖了！」

安迪生夫人格格一會道：「你到灶間裏去瞧，我究竟猜錯你的胃口沒有？」亞卿捧了安迪生夫人的面孔，端詳一會道：「我愛的梅！你這樣愛我嗎！」安迪生夫人笑了笑，拉了亞卿，同到灶間去道：「我今天把侍女也支使開去，好教我們談得暢快些？」

亞卿那時先放了煤氣，把火燃了；安迪生夫人這纔把調好的粉，放入鍋裏。一霎時工夫，已做成了十個。亞卿道：「那也夠了，我們晚上到外面去吃飯罷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們兩個人，出去吃飯，是不行的，你可要明瞭我倆的處境！」

亞卿給安迪生夫人一提，又覺黯然不樂。安迪生夫人曉得亞卿的癡意，便把別話混過去道：「你把製好的幾個先端到客廳裏去，我洗了洗手就來。」亞卿遵着吩咐，一一安頓好了。安迪生夫人也就含笑進來。

二人吃了一會，亞卿嘖嘖稱讚不已。安迪生夫人只有笑的分兒。忽然問着亞卿道：「你曉得昨晚佛西多來和我商量什麼？說來真是可笑咧！」亞卿瞠目未答。安迪生夫人先笑了一陣道：「他向我求婚

咧！」亞卿怔了一怔，望了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答應了他沒有？」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不要小孩子似的，問着這種話，我若是答應了他，今天還請你到這裏來嗎？」亞卿道：「那也說不定，你叫我到此地，報告我這個好消息，也未可知！」

安迪生夫人愠然道：「亞卿！你再這樣頑皮，我此後不和你說話了！」亞卿道：「本來你這種話，不應和我說的；我昨晚已是懺懺不樂，今天你又提起了，我很替我自己危險呢！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替你自己危險些什麼？」亞卿道：「因為你生得太美麗了，而且他是意大利的領事，我那一樣及得他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那請你放心，我自有識以來，再沒有愛過勝你的了！我對你的愛情，不要說一個意大利的領事，就是英國皇太子，也

不能奪得去。剛纔我說你頑皮，你確是頑皮的；正惟頑皮，我纔愛你。」

亞卿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且把他如何向你求婚的始末，細細告訴我聽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不是你方纔說我，不說向你要這種話嗎？」亞卿道：「你一句不提，原是很好；現在你既已說了，說不完全，心裏也要不安的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說了也好，可是你要答應我，此後不再有說無謂的疑慮和不快活；只要你覺着快樂，我無論犧牲什麼都肯的。」亞卿點點頭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他昨晚到了這裏，先談了些別的，漸漸說到他傾慕我的話，我當時就阻止他；他道：你不要想我是說着玩的，我確是愛你，我今天晚上來，就是來向你求婚的。我說：你不要忘記我是

有夫之婦咧。他道：這個我原曉得，但是我也曉得你對安迪生沒有愛情的；沒有愛情的婚姻，我很替你可惜！我冷笑着說：我不愛我的丈夫，未見得便愛你？他聽了這句，驀然立起來道：我曉得你現在愛上一個中國人，所以不把我放在眼裏。我那時不由的勃然大怒道：我愛誰？不關你什麼事，深夜裏孤男弱女，混在一起，頗有許多不便，請你的晚安罷。當下我開了門，叫他走。他竟厚皮厚臉的，撲的向我跪下，哀求着我答應他。我閃避開去，理也不理。他沒了法兒，纔垂頭喪氣的去了。」

「我自他去後，心裏又恨又氣，老大的不自在，臥到床上，總是放不下你，所以打了個電話給你，滿想多少能得到你的慰藉；不道你却冷冷的，這使我多麼失望呵！但是我曉得你的脾氣，所以過了會